

香港電影現曙光 港味回歸？



今年香港電影好戲一部接一部，票房成績不俗，有影人直言香港電影業復甦在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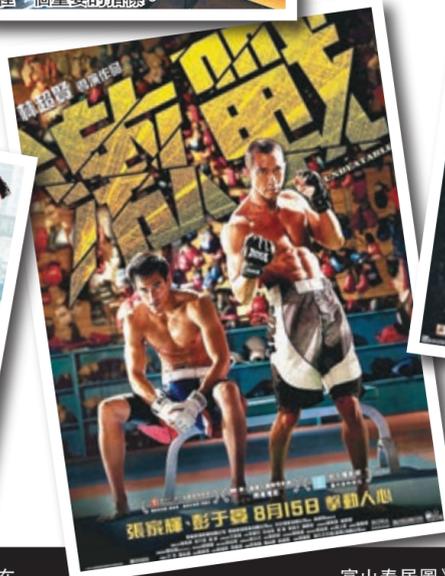


香港電影曾經輝煌，是華語電影裡一個重要的指標。

香港電影剛失利於金馬獎，只抱走幾個技術獎項，演員導演吃了個驚，港產片再一次備受質疑。但不可否認的是，今年是香港電影的豐收年，有《盲探》、《狂舞派》、《激戰》等本土味道濃厚的題材，也有《迷離夜》、《奇幻夜》、《殭屍》這類久違多年的片種，還有年底上畫的《風暴》、《掃毒》這些港人熟悉的警匪片。

觀乎業界及坊間的反應，大多認為香港電影經歷多年低潮後，有起死回生之勢，這固然與大環境的變化有關，但電影工作者的堅持與信念才是轉機所在。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香港電影風生水起不是一朝一夕之事，現於香港浸會大學擔任電影學院講師的岑朗天便對本報直言，從2010年的《打擂台》起，香港電影已有「復興」的跡象。「這是過去幾年累積下來的成果，《打擂台》之後香港人開始恢復自信，從不同的方向做，一是在合拍片裡滲透港味，二是從本土電影做起。」

合拍片滲透港味

過去一眾影人紛紛北上拍片，香港電影失落本位。電影如果瞄準內地市場，勢必犧牲很多元素，例如為了通過內地廣電局的「審查」，會收窄創作範圍，鬼、殭屍、情色、基情等題材一律不碰，警匪片好壞要分明，公安形象不能抹黑等，導演必須做很多妥協。另一方面，電影圈也出現粗製濫造的情況，《無間道》收得好，便一直重複拍攝這類題材，功夫片收得，就一窩蜂湧去拍，要不就賣動作特技，題材、類型愈見單一，反映香港生活、城市特點，或市民生活體驗等貼近香港人脈搏的元素，也就是所謂的港味也就一一欠奉。

然而經歷幾年沉澱，本土意識回歸，影人亦開始在合拍機制中找到了自身的位置，摸索出一條既可討好普羅觀眾，又不失本土味道的路徑。資深編劇袁錦麟甚至認為過去幾年的低潮期，對香港電影整體而言是一件好事，「早幾年去到一個你拍甚麼片都有人要的地步，大家不過瘋狂地去搶錢，一窩蜂去拍同一類片，但經歷過低潮，大家會開始想：到底我們要做甚麼，觀眾想要甚麼。」

香港觀眾近年對合拍片

存有偏見，每次看見那種大製作、賣特技的片，心裡很抗拒，殊不知，合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殭屍片走紅的錢小豪直言近年香港電影的題材比以前少了。

拍片的界線早已模糊了。「你知不知道《桃姐》是合拍片？它在威尼斯拿獎後一直沒公映便是等內地的審批，等了差不多九個月才正式公映，還有《寒戰》也是合拍片。」影評人登徒說，香港與內地影人彼此互相在磨合，磨合後有了新的模式。「我現在不再那麼悲觀，內地電影工作者從香港影人身上學習如何製作商業片，而香港也有另一批人摸到一條路，他們找到方法去平衡，事情好像真的轉變了，未必像以前一樣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就以《寒戰》為例，這齣戲以香港警隊高層的內鬥為背景，對香港的法治提出質疑，表面上看不出有妥協的部分。但登徒強調：「裡面當然有限制，比如對公安的看法、邪不能勝正的態度等，都符合內地的審批要求。」導演很聰明地將這些隱藏起來。「《一代宗師》也是這樣，你看到很多妥協，但你也看見導演自己的追求。我們不需要標籤這是合拍還是港產片，只要是好電影就值得看。」

影人須堅持自我

經過時間的洗禮及《打擂台》的成功後，本土電影人也開始着手拍一些自己擅長的戲，「導演不再為內地市場拍，也不純粹是為香港人而拍，而是為自己拍，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拍。」朗天形容這些沒有經過計算、純粹為自己而拍的電影是香港電影最珍貴的部分。「如今的電影本土位置強，如《大藍湖》、《狂舞派》、《激戰》、《爆3俏姪娃》、《微交少女》等，其實並沒有考慮市場，並沒有計算過，所以在進入市場方面沒有保障。」

朗天表示：「林超賢的《激戰》在香港叫好又叫座，他是為自己而拍

■編劇袁錦麟認為短暫的沉澱有助香港電影發展。

■陳嘉上是香港首批北上發展的導演。

■杜琪峯近年發起「鮮浪潮」計劃，支持本地電影新人。

■馬逢國覺得目前缺乏新血接班。

的，神來一筆在裡面加了一場基情戲，拍的時候他沒想到要過審查，最後過了，他也說很意外。雖然他多拍了一個版本送審，加了一段感情戲，但也無損影片的主題。」林超賢拍自己擅長的東西，加入動作、男性、陽剛等元素，忠於自己而拍片。杜琪峯雖然說至今沒一部戲他是滿意的，但他拍的《奪命金》、《毒戰》、《盲探》還是非常有自己的風格。「電影的核心是故事本身，為自己拍與經過計算而拍，有沒有誠意，一目了然。」他指出，這是自信的問題，以前香港人為了溫食放下了自信，如今找到自己的位置，電影業不再死氣沉沉。

投資者陸續回流

近日內地電影圈也爆出香港演員、導演身價暴跌，不再吃香的消息。朗天語帶諷刺地說：「這是可以預見的。」中國電影愈來愈多元化，他們一直吸納香港的人才、技術，香港影人被「揸乾淨」後，便沒有價值。以前拍片由香港人主導，然後在片中滲入內地、台灣演員去吸引觀眾，但現在內地人的參與度愈來愈高，合拍片已經從香港主導轉為內地主導。朗天直言，隨着中國經濟起飛，中泰、海峽兩岸，甚至中美合拍片盛行，香港與內地的合拍片將愈來愈多。

陳嘉上是香港首批北上拍戲的導演，目睹這幾年內地大環境的改變，他也覺得「不用擔心合拍片，以後想有也未必再有，尤其當中美合拍片盛行時，香港與內地合拍片必然會沒落。」他說，香港演員在內地不是不吃香，但並非必須存在，用幾個內地演員，也可以取得好的票房，「如果真不放心，他們只需要找個香港導演或香港團隊幫他做就可以。」最近的《天機：

富山春居圖》是由美國團隊製作的，之後的《狼圖騰》也是以美國團隊製作的中國片。那香港的位置在哪裡？

十年前，香港政府與內地簽訂CEPA協定，原本是一個經濟政策，後來成為香港電影走向內地的一扇窗。陳嘉上表示：「當時內地很歡迎我們，因為他們沒錢。以前內地電影沒有人投資，他們歡迎香港人去拍戲，他們可以賺製作費，因為那些片廠都沒有用人、沒有人開工，香港人來拍片他們可以開工，也可以訓練他們的人才。沒有資金，香港的大老闆過去投資，早年的合拍片幾乎都是香港人投資的。」但時移世易，內地市場發展起來，每天都有人來敲門找人拍電影，「他們太有錢了，根本不需要香港。」

陳嘉上認為：「內地的投資人根本不想和你分一杯羹，他們的市場這麼大，為甚麼要和香港的老闆分？香港電影為甚麼重生？因為香港老闆沒地方投資，就回來投資香港電影。他們難道不想投資內地電影？只是沒機會投。」在內地開一家電影公司，51%股權必須屬於內地人，香港電影公司想在內地拍國產片太困難了。

投資人回流了，香港電影再現曙光。陳嘉上一一直都覺得自己在內地不過是一個過客，總有一天會急流勇退，但他始終相信香港電影不會死，因為有麥曦茵、黃修平這批新導演出現，「他們有自己的看法，香港電影不容易被湮沒。」香港電影曾經風光，是因為內地、台灣、韓國等地以前還沒開放，「人家不能自由地拍，只有你可以，任何地區要競爭電影工業只能競爭自由，愈自由的地區，電影工業才有機會贏。」陳嘉上相信只要香港有創作自由，電影工業總會有希望。

培養人才振電影業

電影業求才若渴，業界近年亦致力培養人才。資深編劇袁錦麟說，香港有一群很專業的人才，無論動作、特技、攝影，還是場務，都可以在短時間內做到要求，「這些都是寶藏。」

不過，上世紀九十年代內地市場開放後，很多香港電影人北上溫食，不只參與製作合拍片，有些更被僱用製作國產片，尤其在電視方面，很多幕後工作人員皆是香港人，人才慢慢流失，香港電影發展局主席馬逢國對此感到憂慮：「我很擔心香港電影是否後繼有人。」目前以香港為基地的拍攝、後期製作工作愈來愈少，「拍攝是不受約束的，可以四圍拍，但後期製作非常重要，因為這是很穩定的工業，要有基地、有一個特定的空間去做。」

馬逢國認為，以數量來說的話，在香港做後期製作的電影並不多，大多都去了內地或東南亞國家做，因為費用比較便宜。「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香港後期製作的水平不高，緊貼荷李活，競爭力也很高，我們不要只看拍攝，也要關注後期製作。」

馬逢國又謂，後期製作轉移陣地與大環境變化不無關係，當菲林攝影被淘汰後，黑房執笠，新的技術又未完善或普及，配音、特效費用又高，機會太少，很多製作

團隊都遷離香港去內地、泰國做。「如果香港有好的環境，好的政策，他們會回流。」

電影發展局目前也朝這個方向去做。馬逢國指出，其一是支持本地中小型製作，維持製作量，讓年輕或新晉電影人有工作的機會，培養接班人；其二局方亦制定政策去推動後期製作工業及開拓市場。「政策還沒出來，但我們有幾個方向，做海外宣傳、提升技術、找空間等。」而一批資深導演也致力提攜後輩，像杜琪峯這幾年一直支持新導演，最近香港演藝學院學生林澤秋便以杜琪峯為主角，用了兩年時間拍了《無涯：杜琪峯的電影世界》這部紀錄片，杜琪峯當面爽快答應讓他跟拍，電影出來後更大讚他很有心。近年辦得最有色的「鮮浪潮短片競賽」，也是由杜琪峯與幾位導演發起的，希望藉着比賽，讓新一代了解電影工業，用心良苦。

■「鮮浪潮」已踏入第八屆，新人透過拍攝短片脫穎而出，在電影路上繼續前行。



CEPA 助復興 審批待放寬

香港電影有望重生，CEPA有一定的功勞。CEP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的英文簡稱，2003年6月29日特區政府與中央簽署，2004年1月1日正式執行。國家廣電總局根據此協議及內地與香港在電影上的具體承諾，其後推出《關於加強內地與香港電影業合作、管理的實施細則》，明言內地與香港聯合攝製之電影，只要故事情節或人物與內地有關，其故事發生地可以不受地域限制，內地主要演員的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而純香港電影只要通過內地審查即可作為進口片在內地發行，並不受進口配額限制。這是最初合拍片的規條。CEPA推出後，香港與內地合拍片數字大幅上升，佔每年香港電影總數過半。後來，兩地不斷擴充、修訂協議，最新的《補充協議十》進一步開放電影市場，容許香港電影只要合乎規定，在加上字幕後，可以用粵語在內地發行放映。

業界普遍認為，CEPA的新修訂對香港電影長遠發展有幫助，但政策執行上，則還存在不少限制。資深電影人、香港電影發展局主席馬逢國便說：「CEPA政策在具體執行方面若有若干問題，之前廣東地區就有先行先試計劃（廣東省廣電局可以審批在廣東舉辦的對外電影交流展映活動，並審查相關影片，包括香港產製的粵語片，助香港產製粵語片更快進入廣東市場，並與香港同步上映），讓港產片在廣東地區用廣東話發行，政策已經推出差不多兩年，但一直執行不了。」



由於內地市場還未完全開放，香港電影要走入內地還存在很多阻礙。

馬逢國不無感嘆，今年八月，廣州舉辦了「香港電影周」，放映五部港產片，包括《狂舞派》、《過界》等，反應非常好，但這些電影始終不能在廣東地區發行，「我們看不到任何障礙，審批也沒有問題，但就是弄不了。這樣拖，香港放完了半年，再給你放也沒意思，連光碟都已經有了，宣傳效果也沒了。」

除此以外，「審批」也是香港電影進入內地市場最大的障礙，「香港電影有分級制度，太暴力、太情色的電影分級後也可以上映，內地沒有這個制度，審批可大可小、可寬可窄，限制了創作自由。」最近因拍《殭屍》大熱的錢小豪無奈地說，《殭屍》雖然去東京、威尼斯、多倫多參加影展，但在內地放映的機會太低了。不只殭屍片，鬼片、情色片也幾乎過不了審批，因此陳嘉上北上後，拍攝風格愈來愈「妖魅」化也不無原因，「不想和他們再吵了，我由拍鬼轉到拍妖也是這樣，與其用時間去罵他們的審查制度不公平，不如想想如何解決問題。」

CEPA可以說讓香港電影走出低迷，但未來對香港電影的幫助有限。「現在主要是審批問題，審批能否下調至華南地區，全國審和地區審是很不一樣的。」登徒提出建議。

常說內地資源多、發展大，但瞄準內地市場必然有所犧牲，堅持自我還是北望神州，是未來電影人要做的一個抉擇。